

臺灣學生書局四十週年紀念叢書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1950~2000)

竺家寧 主編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1950~2000)

竺家寧 主編

臺灣 學 生 書 局 印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竺家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6[民 95]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323-2(精裝)
ISBN 978-957-15-1324-9(平裝)

1. 中國語言 - 研究與考訂

802.03

95020861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全一冊)

主編：竺家寧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盧保宏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長欣印刷企業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02)22268853

定價：
精裝新臺幣四八〇元
平裝新臺幣四〇〇元

西元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初版

80200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323-2(精裝)
ISBN 978-957-15-1324-9(平裝)

總序

出版與人類文明發展的關係、出版社與學術文化發展的聯繫，都是不必再予強調或說明，早已廣為各界所知之事。但一家出版社專以學術書刊為其出版內容，專以服務學林為宗旨，為數畢竟尚少。學生書局四十年前創業時，卻選擇以此為經營目標。四十年間，凡出版學術論著幾千種，創辦《書目季刊》等學術期刊若干種，與學界廣有聯繫，並獲圖書金鼎獎六座，為學術發展貢獻的心力與物力，學界無不感謝。

書局的出版，以發揚中華文化為目的，故其出版品以史料暨圖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哲學與宗教幾個部分為主，長期支持相關學門的研究與出版。因此，書局事實上也是一所重要的學術機構，它在這四十年間，參與也見證了臺灣這些學術領域的發展。

這四十年，恰好是臺灣從政府播遷時的風雨飄搖、百廢待舉，到逐漸穩立而發展的階段。政治、經濟、社會都在變化之中，學術研究亦不例外。四十年來，一步一腳印，奮鬥的歷程，獲致的成果，彌足珍貴。尤其是相對於大陸，在大陸實施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之際，中華文化之發揚，是臺灣在歷史上不可抹煞的貢獻。這裡面有許多成果，後來也對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新接上中華文化之大流頗有裨益。學生書局所出版的新儒家相關著作，即為其中一個

·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

明顯的例證。

因此，欣逢書局四十周年，我們覺得紀念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編一套叢書，回顧這幾十年來臺灣在中華文化的探究上做了些什麼。審茲舊躅，既可策勵將來，亦足以紀念此數十年間書局與學界共同努力的情誼。

回顧，仍從政府遷臺後起敘，照覽較為周全。所論，則以臺灣地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為限。分圖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哲學與宗教五部，供未來研究臺灣學術研究狀況者採擇。

學術史的整理，本身就極具學術意義。現在我們回顧這五十年的發展，已經有許多人許多事不可考、許多書刊論文找不齊了，倘不整理，將來必就湮滅；臺灣在中華文化研究上的貢獻，可能也會遭到漠視。因此，這個工作，其實也是刻不容緩的。本叢書受限於客觀條件，或許尙未能全面如實反映整個五十年間所有的成就，但希望能以此為嚆矢，呼籲大家一同來正視當代學術史的研究。

序言

序

臺灣地區20世紀後半期在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的有利條件下，學術文化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中國語言學研究原本並非熱門學科，然而相對於大陸地區和整個20世紀，這50年也在臺灣地區取得了可觀的進展。本書的目標希望能把這些成果作一個比較完整的回顧，看看在中國語言學領域當中，臺灣做過哪些研究，有些什麼特點，這樣的總結和回顧，希望能有助於中國語言學史的參考，也藉以看出還有哪些方面呈現不足，做為未來努力的目標。語言學的研究有兩條重要的軸線：現代語言的研究和歷史語言的研究。在臺灣地區，這兩個部分有分工的趨向，外文系和語言所比較傾向前者的探索，方法上比較傾向西方語言學新理論的介紹。中文系比較重視後者，方法上比較多用結構的描寫，或語料窮盡式的歸納，有的則承續清儒傳統的小學研究。近年來這兩條軌道逐漸趨近，學者逐漸意識到現代與傳統，不能偏廢其一，應作有效的融合。事實上，中國一千年來一直很重視語言學的研究，雖然方法觀念不同於現代西方語言學，但是目標是一致的，都在探索「語言」，企圖了解語言的本質與真相。所累積的經驗與成果十分珍貴，值得借鏡，不容我們忽視。另外一面，現代西方語言學講究科學的、精密的分析，有很多地方是超越傳統語言學的。儘管新說蜂出，令人眼花撩亂，也不能全然以標新立異視之，其間仍然

·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

有可觀者。主要在如何取其精神，去其枝葉，役之而不爲之所役。

本書分爲八個門類，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語法學、詞彙學、詞典學、華語教學、語言理論。分別邀約相關的學者執筆，執筆者都是在該領域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學者。其中聲韻學的篇幅比較多，這是因爲聲韻學在臺灣是所有語言文字領域當中，活力比較旺盛的一門學科，也有人認爲聲韻學是當前臺灣語言學研究中的顯學。有關聲韻學著作方面，本文由上古音、中古音、到近代音，作斷代的說明。並對聲韻學的學位論文，作了詳細的引述。這是聲韻學著作中最蓬勃的部分。此外，聲韻學教科書的編纂、聲韻學會的成立，都具有臺灣地區的一些特色，文中都作了介紹。

黃沛榮教授對漢字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文字標準的釐訂」、「歷代字書的研究」、「古文字研究」、「俗字及異體字研究」、「文字學教學研究」、「文字學工具書的編撰」、「文字資料數位化」七方面作介紹。黃沛榮強調了臺灣學者的文字學研究成果，主要是由於近十多年來，中國文字學會每年都舉辦全國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使文字學界除了有可供發表論文的園地外，還帶起了一批新血輪，這從博碩士論文的數量及研究的範圍即可明顯看出。此外，字樣學、異體字及俗字的研究近年在臺灣頗爲流行，發表的著作不少，也是研究成果的一大特色。在本文的敘述中，黃沛榮教授又強調了一些必須交代的重要成果。其一，自1989年以來，兩岸學界接觸頻繁，臺灣文字學者也開始與大陸學者進行正體字及簡化字的對話，臺灣學者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如陳新雄〈中共簡體字混亂古音韻部系統說〉、左松超〈中共簡體字混亂古音聲母系統說〉、蔡信發〈中共簡化字的商兌〉、周志文〈大陸地區語文工作評析〉、〈文字演化應回歸於自

然》、〈從文化的觀點看文字統一的問題〉、許銌輝〈識繁寫簡之我見〉、〈兩岸標準字體同異比較述要〉、竺家寧〈論漢字拉丁化〉、〈論字形規範的標準〉、鄭昭明、陳學志〈漢字的簡化對文字讀寫的影響〉、姚榮松〈論兩岸文字統合之道〉、汪學文〈臺灣海峽兩岸漢字統一芻議〉、熊自健〈論推動「兩岸文字的統一工作」〉、簡宗梧〈兩岸漢字形體重新整理與簡化之芻議〉、李鑾〈論中共簡體字與漢語拼音化〉、臧遠侯〈期待兩岸書同文〉、黃沛榮〈論兩岸文字之異〉、〈由論兩岸語文差異談海外華語文教學〉及《漢字的整理與統合》等。由於其中所牽涉的較為複雜，故本文不另立一節。其二，有若干篇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古代制度研究的論文，如徐建婷《兩周媵器與媵禮研究》、梁文偉《雲夢秦簡編年紀覈斠》、吳福助《新版睡虎地秦簡擬議》、傅榮珂《秦簡律法研究》、林文慶《秦律徒刑制度研究》等，由於性質有別，本文亦不列入。

李添富教授對訓詁學的主要論著作了介紹，也對「訓詁學會」與訓詁學研究概況作了分析說明。認為如果我們仔細的比對兩岸訓詁學研究的內容與發展，可以發現互異而又相一致；也就是說，兩岸學者雖然在理論的闡揚與側重部分稍有不同，卻都注意到訓詁學的研究與運用，除了原有文字音義關係之推求以及語義變遷等相關理論研究之外，詞義學的研究、語法理論的運用，甚至新興的認知理論等，都逐漸被運用作為訓解文獻、推求義理的方法。李添富教授認為五十年來，臺灣地區的訓詁學，在學者善用既有成果並且創新發明的情況下，有了穩固的基礎；「中國訓詁學會」成立以來，在全體會員努力的推廣、研究下，更是締造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榮景。不僅在學術理論的創新與發明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促進兩岸學者合作研究、分享成果等方面

面也有很好的成效。

魏培泉教授把臺灣五十年來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分為前後兩期。並論述從前期到後期的主要發展走向，是研究重心從上古漢語移到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理論與方法則是從結構學派的傳統，趨於多元。如果就五十年來研究的熱度而言，有兩頭熱中間冷的現象，即只有在最前及最後的十一二年才是研究最盛的時候。魏培泉教授認為前者有很大的部分要歸功於周法高先生個人的精研不懈；後者則可能是因為語料庫的急速發展，使得研究工具越來越方便的緣故。未來歷史語料庫的利用必然遠比今日便利，如果在理論及方法的運用上也能有良好的平行發展，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豐收將是可以預期的。

林慶勳教授對詞彙學研究的範圍、臺灣的發展現況作了概述，又對外來語的研究、方言詞彙的研究、詞彙風格的研究，詳為論說。他認為詞彙學是語言學科中比較不被重視的部分，因此它在臺灣五十年來的發展，成績遠遜於語法學與音韻學。不過方師鐸教授，早期從生活中取材，談論分析國語詞彙構詞的種種問題，是臺灣詞彙學研究的啓蒙。其次湯廷池教授，雖然重點也著眼於國語詞彙的探討，但是他已開始運用西方的詞彙學理論作討論，讓國語詞彙學的研究，往深度方面進展，湯教授同時對一些臺灣出現的構詞現象，做深入的分析與分類，讓我們能清晰明白詞彙在語言中的真正地位。林慶勳教授又論述了竺家寧教授在先秦詞彙、佛經詞彙、兩岸詞彙比較、詞彙理論與詞義變遷各方面的探討，都有相當的見解，尤其在詞彙風格的研究上，獨樹一格，有自己的看法。指導許多研究生從事這方面研究，不遺餘力，為詞彙學研究訓練新人才，注入新血。林慶勳教授強調本文選擇「外來語」、「方言詞彙」、「詞彙風格」三項專題做介紹，代表它

們的成績在臺灣突出於其他各個詞彙分項研究之上。因地域不同以及生活習慣的差異，讓文化的現象自然反映在詞彙上，這是臺灣地區極為明顯的部分。

曾榮汾教授首先對五十年來編纂的主要詞典，分別作了介紹與評述。並探討了「詞典學理」，認為其中包括兩部分，一是語言學理，一是編輯技術，二者不可偏失。也就是說在詞典學領域的語言學理是為了編輯詞典所需，任何學理的表述須考慮編輯技術執行的可行性。而編輯技術的運用也須接受語言學理的指導，而非任意發揮。曾榮汾教授指出國內詞典編輯有一個特色，就是給中小學生使用的國語詞典編得特別多，這大概正是市場需求效應的結果。但是這也說明了國內詞典無法多樣普及的事實。如果以國內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想要成為現代化一流的國家，國民的知識一定得全面提升。這也是政府要推動全民教育與終身教育的理念所在。但是要配合這個理念的推動，各類型的工具書正是最重要的協助力量。自從網際網路風行後，網路上另成一個虛擬世界。透過這個世界所能展現的力量幾是無遠弗屆。詞典既然可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在網路上它就可代表國家，世界上有任何角落的人想認識我們國家、人民、文化等等，就可以透過網路上詞典來認識我們。假如今天我們只有一部《國語辭典》在網路上，功能自然有限，但假如我們有一百部各式各樣的詞典在網路上，必然可以讓全世界更清楚的認識我們。

葉德明教授以其豐富的華語教學經驗，對「華語文教學之沿革」、「外籍學生來臺學習華語文之目的」、「我國華語文教學現況」、「教材編纂與出版」、「華語文教學法之運用」、「華語文教師資格、任用與培養」等課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強調在國內十九所公私立大

·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

學及語文學校中心等單位結業的外籍學生從1956年至2003年六月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二人，遍布全世界一百一十六個國家，這項數目字中包括的政治、外交、經濟、商業、學術、法律、甚至醫學等各類人材，有如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二粒種子，播種在世界各國。在他們回到原居地後，有的繼續研究漢學，有的各自從事專業，增進了我國與他們國家之間政、經、外交、學術交流的關係，影響深遠。葉德明教授指出「中文熱」是一股洪流，我們在推行華語文教學的目標下，應該使這項工作更加落實。

蕭宇超教授對西方語言學的「衍生音韻學」、「自主音段音韻學」、「韻律音韻學」、「優選理論」分別作了討論。並對目前在臺灣從事音韻理論，以及構詞與語意理論的人力資源做了有系統的介紹。認為整體而言，臺灣音韻形式理論的發展在近十餘年間有較明顯的活力，然而音韻學者返臺後往往逐漸轉移研究重心，使得專注投入音韻理論研究的人員日趨減少。而國內在構詞與語意形式理論方面的人力更加稀少。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之所以能夠帶領語言學的潮流，就是因為許多新的理論不斷地由這裡研發出來。事實上，形式理論的發展也是整體語言學興盛的主因，各種語言調查、實驗等都必須建立於紮實的理論基礎上，而臺灣學子缺乏的即是理論創意，因此鼓勵從事理論研究著實是刻不容緩的要務。

本書的撰作群平日或忙於教學，或忙於行政職務，諸多原因使得本書從邀集執筆人選，到稿件蒐集完成，延宕了多年，所以內容資料基本上是反映了20世紀後半期的成果，不包含2000年以後的著作。

本書承蒙臺灣學生書局鮑邦瑞總經理全力支持，得以順利出版，交到讀者手中，其有功於學術，令人敬重。藉此表達最深的敬意。對

· 序 ·

於執筆的學者，在百忙中完成沉重的撰稿工作，為臺灣這五十年的語言學研究留下可貴的歷史，藉此也致上最深的謝意。

竺家寧 於台北內湖居

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目 次

總 序 -----	龔鵬程	I
序 -----	竺家寧	III
五十年來臺灣的聲韻學研究-----	竺家寧	1
近五十年臺灣學者研究文字學成果綜述-----	黃沛榮	117
五十年來臺灣的訓詁學研究-----	李添富	159
臺灣五十年來漢語歷史語法研究述評 -----	魏培泉	183
臺灣近五十年（1949-1998）的詞彙學 -----	林慶勳	209
五十年來國內詞典學的發展 -----	曾榮汾	237
華語文教壇四十年漪瀾 -----	葉德明	291
臺灣發展中的語言形式理論 -----	蕭宇超	327

五十年來臺灣的聲韻學研究

竺家寧 *

一、聲韻學是一門不斷發展中的科學

聲韻學是歷史語言學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對象是古代語音。古代語音是過去曾經存在過的一個事實，今天我們雖然無法親耳聽到古音，但是它卻留下許多痕跡在古書裏，以及現代方言裏。我們透過種種的證據，可以把這個真象找出來，根據語音學理，把古代語音重新擬構出來。正如同一位古生物學者，從各種不同的地質年代地層中，找出古生物的遺跡，然後依據生物學的原理，重新繪製出他不曾親眼目睹過的恐龍形象與生態。所以，聲韻學是一門求真的語言科學，它的每一項假設，都必需有充分的證據。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

現代知識爆發的速度一日千里，做為語言科學一部門的聲韻學也在日新月異。清代的聲韻學不同於民國時代，十幾年來的聲韻學，也不同於幾十年前的聲韻學。新的領域不斷被開發，新的材料、新的方

*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法不斷被運用。這門學科就像其他各類社會科學一樣，蓬勃的發展著。國內外學者，以及大陸學者，在這個領域都經常有新的論文發表。使得從事聲韻學的研究者，每年必需從這些資料中重新充電，獲得新資訊。

我們可以看看早年的聲韻學書籍，不外是個簡單的二分法：把聲韻學的內容拘限在古音學和廣韻學（清儒稱為今音）兩個門類下。所謂古音學指的是先秦古音的研究，事實上僅止於清儒的古韻分部和錢大昕等人的聲母學說。廣韻學是指切韻以來的韻書和反切，談到陳澧的反切系聯就擱筆了。只能勾出中古音的一個模糊類別而已。當然，這在民國初年，小學剛從經學附庸的地位獨立出來，聲韻學又從「小學」中獨立出來的時代來說，能建立起聲韻學本身的一個原始體系，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奢求是不必要的。

學術的發展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聲韻學的書籍已經有了不同的內容。至少在簡單的二分法之外，又增加了三樣新東西：1.更深一層的探討聲調性質。2.等韻學原理及規律的清晰。3.音理知識的發達。

本來只講聲、韻的，後來了解聲調也是漢語不能缺少的要素，於是把聲、韻、調並列起來說。其實，聲調的知識六朝人就有了，民國初年的聲韻學書籍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談聲調問題而已。

等韻學是清儒最弱的一環。主要是歷代相傳的等韻門法不是那麼容易看懂的東西。而且愈是後起的等韻門法愈是玄奧而複雜。這當然牽涉到音變的因素。寫門法的人又缺乏精密的語音歷史觀念。把不同層次的現象混在一起，當然愈弄愈糊塗了。第一篇把等韻門法理出個頭緒的論文，是一九四三年董同龢的「等韻門法通釋」。此後的聲韻

學專書都設有了「等韻學」的篇章，對等韻編排，歸字的原則終於能夠提出明確的說明。

某些學者在處理中古音值擬訂時，往往受高本漢的影響，以中古後期韻圖的「攝」為單位。而實際上所擬訂的切韻音系卻是中古前期的。「攝」的觀念要到宋代才發展出來，這是反映宋代語音演化的結果。如果以「攝」為單位來處理切韻各韻的語音，顯然就混淆了歷史觀念。因此，我們談切韻的韻母，應該參考早期韻圖的韻鏡和七音略，至於「併轉為攝」之後的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應該分別開來看的。過去對幾部中古韻圖的關係不能弄得清楚，近年來，情況就不同了。特別是一系列等韻研究論文的出現，使得我們對中古音的五部韻圖得到了更清晰的了解。

在音理知識方面，清儒對語音學的了解仍然停滯在一千多年前印度語音學輸入中國時的水平。而古音研究的對象是語音，如果沒有精密的語音學理做工具，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在清代，聲韻之學被視為畏途，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近世很幸運的，有西方語音學的輸入，為聲韻學注入了新生命。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二次受外來語音學的洗禮，而使中國聲韻學的研究獲得了極大的進展。

我們可以想像，語音的本質是隨時而消失的，既看不見，也摸不著，我們要探討一群已經消失的聲音，如果沒有一套憑藉，缺乏一套利器，又如何能具體捕捉得住呢？

研究聲韻學必先有良好的語音學基礎，它包含了兩方面，第一，我們如何把某一個古代的音讀精確的描述出來。針對此，我們必須懂得音標。音標之於古音學，正如五線譜之於音樂，阿拉伯數字之於數學一樣。試想，沒有了五線譜和阿拉伯數字為工具，如何學好音樂和

數學呢？第二，我們對語音性質、分類、結構、演化的各種知識。要掌握了語音的結構特性，演化規則，才能談得上追溯古音。正如音樂必講究樂理，數學必了解其演算方法一樣。

古人在沒有現代語音學的幫助下，聲韻術語的運用十分含混，有同名異實者，也有異名同實者。像「音、聲、韻、清、濁、輕、重、陰、陽，……」這些字眼從沒有個具體而固定的含意，導致觀念的模糊。如段玉裁「六書音韻表」的「古四聲說」，這個「聲」指的是聲調；「古諧聲說」中「一聲可諧萬字」，這個「聲」指的又是聲符；「古音聲不同，今隨舉可證」，這個「聲」指的又是語音；平常的「聲」字則代表聲母。

古人在沒有音標的情況下，想要說明某字的音讀，是相當困難的。例如要告訴別人「風」字的念法，不得不說成：「豫司充冀橫口合唇言之；青徐言風，蹠口開唇推氣言之。」要告訴別人「乃」和「而」的念法有何不同，就得說：「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看了這樣的說明，有幾個人弄得清楚呢？所以面對聲韻學只好徘徊門外，望牆興嘆了。就是到了清代，對於「風」字也只能說它念作「東韻非紐」，至於說「東」韻怎麼念，「非紐」怎麼念，它抽象的程度還是和「風」字本身一樣，難以捉摸。早期的學者堆砌了「發送收」、「戛透轢捺」一類的術語，就更讓人糊塗了。

在傳統漢語語言學當中，聲韻學是一門發展比較成熟的學科。在清儒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高本漢一方面充分吸收了清儒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運用了現代語言學的知識和方法，使得聲韻學的研究成為一套系統化、科學化的新知識。臺灣這五十年來，聲韻學一直是整個漢語語言學各部門當中的顯學。經過早期幾位大師的開拓，例如董同